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說岳全傳
第十回 大相國寺閑聽評話 小校場中私搶狀元

卻說牛皋跟了那兩個人走進圍場裡來，舉眼看時，卻是一個說評話的擺著一個書場，聚了許多人，坐在那裡聽他說評話。那先生看見三個人進來，慌忙立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三位相公請坐。」那兩個人也不謙遜，竟朝上坐下。牛皋也就在肩下坐下，聽他說評話。卻說的北宋金槍倒馬傳的故事。正說到：「太宗皇帝駕幸五臺山進香，被潘仁美引誘觀看透靈牌，照見塞北幽州天慶梁王的蕭太後娘娘的梳妝樓，但見樓上放出五色毫光。太宗說：『朕要去看看那梳妝樓，不知可去得否？』潘仁美奏道：『貴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何況幽州？可令潘龍賁旨，去叫蕭邦暫且搬移出去，待主公去看便了。』當下閃出那開宋金刀老令公楊業，出班奏道：『去不得。陛下乃萬乘之尊，豈可輕入虎狼之域？倘有疏虞，干係不小！』太宗道：『朕取太原，遼人心膽已寒，諒不妨事。』潘仁美乘勢奏道：『楊業擅阻聖駕，應將他父子監禁，待等回來再行議罪！』太宗准奏，即將楊家父子拘禁。傳旨著潘龍來到蕭邦，天慶梁王接旨，就與軍師撒裡馬達計議。撒裡馬達奏道：『狼主可將機就計，調齊七□二島人馬，湊成百萬，四面埋伏，待等宋太宗來時，將幽州圍困，不怕南朝天下不是狼主的。』梁王大喜，依計而行。款待潘龍，搬移出去，恭迎天駕往臨。潘龍復旨，太宗就同了一眾大臣離了五臺山，來到幽州。梁王接駕進城。尚未坐定，一聲炮響，伏兵齊起，將幽州城圍得水泄不通。幸虧得八百里淨山王呼必顯藏旨出來，會見天慶梁王，祇說：回京去取玉璽來獻，把中原讓你。方能得騙出重圍，來到雄州，召楊令公父子九人，領兵來到幽州解圍。此叫作八虎闖幽州，楊家將的故事。」說到那裡就不說了。

那穿白的去身邊取出銀包打開來，將兩錠銀子遞與說書的道：「道友，我們是路過的，送輕莫怪。」那說書的道：「多謝相公們！」二人轉身就走，牛皋也跟了出來。那說書的祇認他是三個同來的，那曉得是聽白書的。牛皋心裡還想：「這廝不知搗他娘甚麼鬼？還送他兩錠銀子。」那穿紅的道：「大哥，方纔這兩錠銀子，在大哥也不為多。祇是這裡本京人看了，祇說大哥是鄉下人。」那穿白的道：「兄弟，你不曾聽見說我的先祖父子九人，這個個祖宗，百萬軍中沒有敵手？莫說兩錠，□錠也值！」穿紅的道：「原來為此。」牛皋暗想：「原來為祖宗之事。倘然說著我的祖宗，拿甚麼與他？」祇見那穿白的道：「賢弟，這一堆去看看。」穿紅的道：「小弟當得奉陪。」兩個走進人叢裡，穿白的叫一聲：「列位！我們是遠方來的，讓一讓。」眾人聽見，閃開一條路，讓他兩個進去。那牛皋仍舊跟了進來，看又是作甚麼的。原來與對門一樣說書的。

這道友見他三個進來，也叫聲：「請坐。」那三個坐定，聽他說的是《興唐傳》。正說到：「秦王李世民在枷鎖山赴五龍會，內有一員大將，天下數他是第七條好漢，姓羅名成，奉軍師將令，獨自一人拿洛陽王王世充、楚州南陽王朱燦、湘州白御王高談聖、明州夏明王竇建德、曹州宋義王孟海公。」正說到：「羅成獨要成功，把住山口。」說到此處就住了。這穿紅的也向身邊拿出四錠銀子來，叫聲：「朋友！我們是過路的，不曾多帶得，莫要嫌輕！」說書的連稱：「多謝！」三個人出來，牛皋想道：「又是他祖宗了。」

列位，這半日在牛皋眼睛裡，祇曉得一個穿紅的，一個穿白的，不曉得他姓張姓李。在下卻認得：那個穿白的，姓楊名再興，乃是山後楊令公的子孫，這個穿紅的，是唐朝羅成的子孫，叫作羅延慶。當下楊再興道：「兄弟，你怎麼就與了他四錠銀子？」羅延慶道：「哥哥，你不聽見他說我的祖宗麼？獨自一個在牛口谷鎖住五龍，不比大哥的祖宗，九個保一個皇帝，尚不能周全性命。算起來，我的祖宗狠過你的祖宗，故此多送他兩錠銀子。」楊再興道：「你欺我的祖宗麼？」羅延慶道：「不是欺哥哥的祖宗，其實是我的祖宗狠些。」楊再興道：「也罷，我與你回寓去，披掛上馬，往小校場比比武藝看。若是勝的，在此搶狀元；若是武藝醜的，竟回去，下科再來考罷！」羅延慶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兩個爭爭嚷嚷去了。

牛皋道：「還好哩！有我在此聽見。若不然，狀元被這兩個狗頭搶去了！」牛皋忙忙的趕回寓來，上樓去，祇見他們還睡著沒有醒，心中想道：「不要通知他們，且等我去搶了狀元來，送與大哥罷！」遂將雙劍藏了，下樓對主人家道：「你把我的馬牽來，我要牽他去飲飲水，將鞍轡好生備上。」主人聽了，就去備好，牽出門來。牛皋便上了馬，往前竟走，卻不認得路，見兩個老兒攝條板凳，在籬笆門口坐著講古話。牛皋在馬上叫道：「呔！老頭兒，爺問你，小校場往那裡去的？」那老者聽了，氣得目瞪口呆；祇眼看著牛皋，不作聲。牛皋道：「快講我聽！」那老者祇是不應。牛皋道：「晦氣！撞著一個啞子。若在家裡，惹我老爺性起，就打死他。」那一個老者道：「冒失鬼！京城地面容得你撒野？幸虧是我兩個老人家，若撞著後生，也不和你作對，祇要你走七八個轉回哩。這裡投東轉南去，就是小校場了。」牛皋道：「老殺才，早替爺說明就是，有這許多嚕嘛。若不看大哥面上，就一鋼打死你！」說罷，拍馬加鞭去了。那兩個老兒肚皮都氣破了，說道：「天下那有這樣蠢人！」

卻說牛皋一馬跑到小校場門首，祇聽得叫道：「好槍！」牛皋著了急，忙進校場，看那二人走馬舞槍，正在酣戰，就大叫一聲：「狀元是俺大哥的！你兩個敢在此奪麼？看爺的鋼罷！」耍的就是一鋼，望那楊再興頂梁上打來。楊再興把槍一抬，覺道有些斤兩，便道：「兄弟，不知那裡走出這個野人來？你我原是弟兄，比甚武藝，倒不如將他來取笑取笑！」羅延慶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遂把手中槍緊一緊，望牛皋心窩戳來。牛皋纔架過一邊，那楊再興也一槍戳來。牛皋將兩根銀盤頭護頂，架隔遮攔，後來看看有些招架不住了。

你想牛皋出門以來，未曾逢著好漢。況且楊再興英雄無敵，這杆爛銀槍，有酒杯兒粗細；羅延慶力大無窮，使一杆鑿金槍，猶如天神一般。牛皋那裡是二人的對手。幸是京城之內，二人不敢傷他的性命，祇逼住他在此作樂。祇聽得牛皋大叫道：「大哥若再不來，狀元被別人搶去了！」楊、羅二人聽了，又好笑又好氣：「這個呆子叫甚麼大哥大哥？必定有個有本事的在那裡，且等他來，會他一會看。」故此越把牛皋逼住，不放他走脫了。

且說那客店樓上，岳大爺睡醒來，看見三個人都在睡著，祇不見了牛皋，便叫醒了三人，問道：「牛兄弟呢？」三人道：「你我俱睡著了，那裡曉得？」岳大爺便同了三個人忙下樓來，問主人家。主人家道：「牛大爺備了馬去飲水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去了幾時了？」店人道：「有一個時辰了。」岳大爺便叫：「王兄弟，你可去看他的兵器可在麼？」王貴便上樓去，看了下來道：「他的雙鋼是掛在壁上的，如今卻不見了。」岳大爺聽了，嚇得面如土色，叫聲：「不好了！主人家快將我們的馬備來。兄弟們各把兵器來端正好了，若無事便罷，倘若惹出禍來，祇好備辦逃命罷了！」

弟兄們上樓去紮縛好了，各將器械拿下樓來。主人家已將四匹馬備好在門首了。岳大爺又問主人道：「你見牛大爺往那條路去的麼？」主人道：「往東首去的。」那弟兄四人上了馬，向東而行，來到了三叉路口，不知他往那條路上去的。卻見籬笆門口，有兩個老人家坐著拍手拍腳，不知在那裡說些甚麼。岳大爺就下了馬，走上前把手一拱道：「不敢動問老丈，方纔可曾見一個黑人漢，坐一匹黑馬的，往那條路上去的？望乞指示。」那老者道：「這黑漢是尊駕何人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是晚輩的兄弟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尊駕何以這等斯文，你那個令弟怎麼這般粗蠢？」就把問路情狀說了一遍，道：「幸是遇著老漢，若是別人，不知指引他那裡去了！他如今說往小校場去，尊駕若要尋他，可投東轉南，就望見小校場了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多承指教了。」遂上馬而行，看看望見了，祇聽得牛皋在那裡大叫：「哥哥若再不來，狀元被別人搶去了！」岳大爺忙進進去，但見牛皋面容失色，口中白沫亂噴。又見一個穿白的坐著一匹白馬，使一杆爛銀槍；一個穿紅的坐一匹紅馬，使一杆鑿金槍，猶如天將一般。一盤一旋，纏住牛皋，牛皋那裡招架得住。岳大爺看得親切，叫聲：「眾兄弟不可上前，待愚兄前去救他。」說罷，就拍馬上來，大叫一聲：「休得傷了我的兄弟！」楊、羅二人見了，即丟了牛皋，兩杆槍一齊挑出。岳大爺把槍望下一擲，祇聽得一聲響，二人的槍頭著地，左手打開，右手拿住槍鑽上邊。這個武藝名為「敗槍」，再無救處的。

二人大驚，把岳大爺看了看，說道：「今科狀元必是此人，我們去罷。」遂拍馬而走。岳大爺隨後趕來，大叫：「二位好漢慢

行，請留尊姓大名！」二人回轉頭來，叫道：「我乃山後楊再興、湖廣羅延慶是也。今科狀元權且讓你，日後再得相會。」說罷，拍馬竟自去了。

岳大爺回轉馬頭，來到小校場，看見牛皋喘氣未定，便道：「你為何與他相殺起來？」牛皋道：「你說得好笑！我在此與他相殺，無非要奪狀元與大哥。不想這廝兇狠得緊，殺他不過。虧得哥哥自來贏了他，這狀元一定是哥哥的了。」岳大爺笑道：「多承兄弟美意。這狀元是要與天下英雄比武，無人勝得纔為狀元，那裡有兩三個人私搶的道理？」牛皋道：「若是這等說起來，我倒白白的同他兩個空殺這半天了。」眾弟兄大笑，各自上馬，同回寓中，不表。

且說楊再興、羅延慶兩人回到寓處，收拾行李，竟回去了。

再說岳大爺次日起來，用過早飯，湯懷與張顯、王貴道：「小弟們久要買一口劍來掛掛，昨日見那兩個蠻子都有的，牛兄弟也自有的。我們沒有劍掛，覺得不好看相，今日煩哥哥同去，各人買一口，何如？」岳大爺道：「這原是少不得的，我因沒有餘錢，故爾不曾提起。」王貴道：「不妨，哥哥也買一口，我有銀子在此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如此，我們同去便了。」

當時各人俱帶了些銀兩，囑咐店家看管門戶，一同出門，來到大街上走了一回，看著那些刀店內掛著的都是些平常的貨色，並無好鋼火的，況且那些來往行人擁擠得很。岳大爺道：「我們不如往小街去看看，或者倒有好的，也未可定。」就同眾兄弟們轉進一個小胡同內來，見有好些店面，也有熱鬧的，也有清淡的。看到一家店內擺列著幾件古董，壁上掛著名人書畫與五六口刀劍。岳大爺走進店中，那店主就連忙站起身來拱手道：「眾位相公請坐，敢是要賜顧些甚麼東西？」岳大爺道：「我們不買別物，若有好刀或是好劍，乞借一觀。」店主道：「有，有，有！」即忙取下一口劍來，揩抹乾淨送將過來。岳大爺接在手中，完把劍匣一看，然後把劍抽將出來一看，便道：「此等劍卻用不著，若有好的取來看。」店主又取下一把劍來，也不中意。一連看了數口，總是一樣。岳大爺道：「若有好的，可拿出來；若沒有，就告辭了，不必費手。」店主心上好生不悅，便道：「尊駕看了這幾口劍，還是那一樣不好？倒要請教。」岳大爺道：「若是賣與王孫公子、富宦之家，希圖好看，怎說得不好？在下們買去，卻是要上陣防身、安邦定國的，如何用得？倘果有好的，悉憑尊價便是。」牛皋接口道：「憑你要多少銀子，決不少你的，可拿出來看，不要是這等寒抖抖的。」

那店主又舉眼將眾兄弟看了一看；便道：「果然要好的，祇有一口，卻是在舍下。待我叫舍弟出來，引相公們到寒舍去看，何如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到府上有多少路？」店主道：「不多遠，就在前面。」岳大爺道：「既有好劍，便走幾步也不妨。」主人便叫小使：「你進去請二相公出來。」小使答應進去。不多時，裡邊走出一個人來，叫道：「哥哥，有何吩咐？」店主道：「這幾位相公要買劍，看過好幾口都不中意，諒來是個識貨的。你可陪眾位到家中去，看那一口看。」那人答應一聲，便向眾人，把手一拱說：「列位相公，請同步。」岳大爺也說一聲：「請前。」

遂別了店主，一同出門行走。岳大爺細看那人時，祇見：頭帶一頂晉陽巾，面前是一塊羊脂白玉；身穿一領藍道袍，腳登一雙大紅朱履。手執湘妃金扇，風流俊雅超然。

行來卻有二里多路，來到一座莊門，門外一帶俱是垂楊，低低石牆，兩扇籬門。那人輕輕把門扣了一下，裡邊走出一個小童把門開了，就請眾位進入草堂，行禮坐下。小童就送出茶來用過了，岳大爺道：「不敢動問先生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先請教列位尊姓大名，貴鄉何處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在下相州湯陰縣人氏。姓岳名飛，字鵬舉。」那人道：「久仰，久仰！」岳大爺又道：「這位乃大名府內黃縣湯懷，這位姓張名顯，這位姓王名貴，都是同鄉好友。」牛皋接口道：「我叫作牛皋，陝西人氏。我自家有嘴的，不須大哥代說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先生休要見怪！我這兄弟性子雖然暴躁，最好相與的。」那人道：「這也難得。」

岳大爺正要問那人的姓名，那人卻已站起身來道：「列位且請坐，待學生去取劍來請教。」一直望內去了。岳大爺抬頭觀看，說道：「此乃好古之家，纔有這古畫掛著。」又看到兩旁對聯，便道：「這個人原來姓周。」湯懷道：「一路同哥哥到此，並未問他姓名，何以知他姓周？」岳大爺道：「你看對聯就明白了。」眾人一齊看了道：「並沒有個『周』字在上邊呀！」岳大爺道：「你們祇看那上聯是『柳營春試馬』，下聯是『虎將夜談兵』。如今不論營伍中皆貼著此對，卻不知此乃是唐朝李晉王贈與周德威的，故此我說他是姓周。」牛皋道：「管他姓周不姓周，等他出來問他，便知道了。」

正說間，祇見那人取了一口寶劍走將出來，放在桌上，復身坐下道：「失陪，有罪了！」岳大爺道：「豈敢！請教先生尊姓貴表？」那人道：「在下姓周，賤字三畏。」眾皆吃驚道：「大哥真個是仙人！」三畏起身道：「請岳兄看劍。」岳大爺就立起身來，接劍在手，左手拿定，右手把劍鋒抽出纔三四寸，覺得寒氣逼人。再抽出細看了一看，連忙推進，便道：「周先生，請收了進去罷！」三畏道：「岳兄既然看了，為何不還價錢？難道還未中意麼？」岳大爺道：「周先生，此乃府上之寶，價值連城。諒小子安敢妄想，休得取笑！」三畏接劍，仍放在桌上，叫聲：「請坐。」岳大爺道：「不消，要告辭了。」三畏道：「岳兄既識此劍，還要請教，那有就行之理？」岳大爺無奈，祇得坐下。三畏道：「學生祖上原系世代武職，故遺下此劍。今學生已經三代改習文學，此劍並無甚用。祖父曾囑咐子孫道：『若後人有識得此劍出處者，便可將此劍贈之，分文不可取受。』今岳兄既知是寶劍，必須請教，或是此劍之主，亦未可定。」岳大爺道：「小生意下卻疑是此劍，但說來又恐不是，豈不貽笑大方？今先生必要下問，倘若錯了，幸勿見笑。」三畏道：「幸請見教，學生洗耳恭聽！」那岳大爺選兩個指頭，講一番言語，直說得：報仇孝子千秋仰，節婦賢名萬古留。不知這劍委是何等出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